

Baby Bar

那是個八人房，八個男人佔八張嬰兒床。年紀最小的二十三、四歲，正甜絲絲入睡。最老的大概有七十歲，他與一個貌似孫悟空的大隻佬將黃色方塊、藍色三角和紅色圓球，分別放入黃色、藍色和紅色匣子裏。另一個像技安的胖子自嬰兒床掉下地，悲傷哭泣。

「乖乖，沒事，不痛吶！」四個保姆將他重新抬上床。

我的床上吊掛六顆星星。我伸手去抓，但抓不着，只是中指尖碰到，星星便在我眼前蹦來蹦去。三十年前的我也曾經抓星星嗎？當時我穿的，也和今天一樣是天藍色毛絨襯衣嗎？回憶使我微笑。抱我進來那隻水野亞美的姑娘撫摸我的額角唱歌：「小寶寶，食蛋糕……」

正要睡着，鄰床一陣騷亂。原來是那老頭，他尿了。尿布超載，地上形成水窪像毒沼。兩個男保姆進來，三兩下手腳替他換好短褲尿布，女保姆拖地噴空氣清新劑。不到五分鐘，房間便恢復正常，與騷亂前一樣。不，不一樣。我也想尿了。

我朝水野亞美看去，想說要去洗手間。但這是不可以的，我只能哭。她夠經驗豐富，立即彎身看我的尿布，卻歪脖子說：「沒尿吶！」我便知

在Baby Bar沒有「上厕所」這回事。然後孫悟空也尿了，臉不改容地，又一個毒沼。我非常想尿。當然可以走，但又想，既然來了就該留下。忍不住的話，撒吧，本來就該撒。

而我終究沒能撒。一小時後才直奔洗手間。之後洗澡，換上原來的西裝，繫好領帶，往收銀處走去。

「體驗如何？」收銀小姐問。「完全沒有變成嬰兒，遺憾。」

「Baby Bar像冥想，因此也講天分，不是誰都可以立即做到。我們保證讓你遠離煩惱，但前提是你要放下自己。你不放下自己，沒有人會放下你。」

至理名言。「對首次使用服務不順的顧客，本店給予半價優惠。八千日圓，謝謝！」

「另外，麻煩你給我那個。」「哪個？」「這叫什麼？吹吹糖？」「BB哨子糖。一百五十日圓。」「這是我的童年回憶，可以當安慰獎呢。」我說。

片尾曲

克洋 fb.me/hakyeung2018 逢周四、日見報

浪

上期專欄，拾字君從「海」字出發，跟大家談了談科幻文學，而這個星期，科幻迷拾字君還是要跟大家說科幻，不過這次要從「浪」字說起。《說文解字》說：「浪，滄浪水也。」「浪」本是一條河流的名字，而最近提到「浪」字，拾字君首先想到的，一定是電影《流浪地球》。

電影市場的春節檔期，一向是闔家歡喜劇的天下，然而豬年春節，《流浪地球》作為一部國產科幻則打破「傳統」，憑藉着超強口碑，在排片上成功逆襲，內地上映幾天票房就突破十億大關，網上甚至有評論稱其為「開啓中國電影科幻元年的里程碑式作品」。

拾字君作為貨真價實的科幻迷，自然也第一時間進戲院去「浪」。如果要打分的話，「看電影時是一百分，看後一小時是六十分」。毫不誇張地說，《流浪地球》是第一部可以用「工業級」來形容的國產科幻電影，特效場面即使與荷里活頂級大片相比

也毫不遜色，再加上世界觀上的「大格局」和行星級的「大場面」，無與倫比的視覺震撼加上「我們中國人終於能拍出這樣的電影」的自豪感絕對能給觀眾帶來一百分的觀影體驗。

但討論《流浪地球》，就不能不提劉慈欣，這位從《三體》開始就被稱為「憑藉一己之力，將中國科幻文學推上世界高度的男人」。電影《流浪地球》就改編自他十九年前出版的同名小說。但電影和小說的共同點，只在人類推動地球逃離太陽系這一背景上，除此之外，電影的核心情節小說中一筆帶過，而小說的核心情節電影中則是絲毫沒有提到。這樣的改編，是在娛樂性上的追求極致，在社會意義上的淺嘗輒止，無可厚非，但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。

字裏人間

拾字君 逢周日見報

在凜凜冬日裏來上一碗熱騰騰的拉麵，無疑是「中國胃」最依賴的飲食安慰。巴黎雖沒有滿街的「蘭州拉麵」，聚集的日本拉麵卻成了完美的替代，是冬天每個周末傍晚徘徊在市中心雨氣氳氳的街頭，繞不開的選擇。

從歌劇院大街延伸至 Saint Anne 街附近，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形成、有「小東京」之稱的巴黎日韓區。和中國城類似，前後幾條狹窄街巷裏，遍布了日韓餐廳、超市和百貨店面。每到飯點，只許單向通行的道路兩旁總是人頭攢動。和味道上乘的中餐廳大多都是同胞捧場不同，不僅是裝修精緻的傳統日料店中，路邊拉麵館裏也總是擠滿了法國食客，甚至連現場拉麵的師傅也都有法國人。

日韓區裏的拉麵店密度幾乎是一家隔着一家。它們通常空間閉塞，緊挨着的座位數量有限，裝修簡易連招牌也很不起眼。最直觀的選擇方法就是排隊長度。味道最堪稱正宗的幾家麵館裏，一碗拉麵的價格平均在十二、三歐元，配菜只有簡單的兩片叉燒，筍或是豆芽。但肉質考究，麵條筋道，湯底濃厚，或者說口味越鹹通常也就代表越是正派。對就餐舒適度苛求的巴黎人此時通常很是寬容，更不惜在寒風中排隊幾十分鐘等位。

有趣的是，叢生在日韓區裏、打着日文招牌的麵館很多都是中國人的生意，它們以另種風格成功吸引很多對拉麵「盲目崇拜」的本地人。這裏的麵條通常選用超市有售的日式掛麵，湯底是單純的醬油調味，搭配的叉燒多達四五片，不過味道寡淡，肉質生硬。有些配菜顯然經過大廚的發揮，夾雜了豐富的白菜、洋葱、青椒。這樣一碗「不倫不類」卻碗大量足的拉麵均價只有八、九歐元，作為性價比超高的果腹快餐，常讓我感受到中式熱湯麵的精髓和溫暖。

花世 步美 henrydine7473@gmail.com 逢周日見報

小東京拉麵

鉛字肖像

楊騏 逢周一、日見報

剛於橫濱演唱會上度過五十歲生日的福山雅治曾說：「單憑唱歌的話，我無法自稱一個音樂人，也不覺得自己在作詞、作曲、編曲、彈奏任何一項上能獨當一面，似乎每一方面都不是強項，所以我就把一切都用上。」唱作編彈樣樣都來。大概是因為第一張專輯銷量太過慘烈，這一當頭棒喝令他意識到自己好像身無長處。在正視了自己的局限之後，只能選擇步履不停地修煉，才成為了現在這個「十項全能」的福山雅治。然而這名站在日本娛樂圈頂端已有二十多年的藝人，卻仍在思索着「娛樂的真諦究竟是什麼？」

二、波爾多二至五級酒莊：

女爵 (Château Pichon Lalande) 的 2000、2009 及最近試過的 2015 年都是新春時暢飲的好選擇。當然，如果可以飲用 1982 年的女爵就更加妙絕。巴頓 (Château Leoville-Barton) 是常勝將軍，1996、2009 及 2010 年都十出色。最近試了 2015 年的巴頓，果味純厚，相信會喝得愉快。龐德卡內 (Château Pontet Canet) 的 2009、2010、2015 及 2016 年皆美味無比。加農 (Château Canon) 的 2015 年和克里奈 (Château Clinet) 的 2009 年都是一百分的好酒，價格仍然合宜，現在已可

「娛樂的真諦」

音樂家華格納和法蘭克福學派都曾大肆批判娛樂文化的醜陋，「藝術被作為商品出賣，藝術家不得不為了純粹的掙錢而生產」，華格納稱「這是一個前所未聞的過程」，藝術不再對一種更高的真理負有義務，而成為了「獨立，孤獨，以營利為目標的自我深造」。可實際上，今時今日「消費娛樂」已成為了空氣和水一樣的存在，很多時候，流行音樂可能早已是我們的生活及靈魂不可缺少的、最真實的依託。

「無論哪場演唱會，都是那天獨有的東西，對那一晚的觀眾來說那就是全部，我希望每一期的相會都是最特別的。」福山雅治曾在廣播節目這樣自述道，他要把那些感性的、會讓人情緒起伏的部分，那些在瞬間誕生的情緒和感受，融入到他的作品和表演之中，然後轉變為有生命的、

愉快的時光——這才是他所認為的「娛樂的真諦」之所在。就像他在歌曲《Freedom》中寫下的：「為了未知的笑容，現在請盡心而為吧……」

二〇〇〇年在澳洲悉尼觀看奧運比賽時，他曾一度萌生出「娛樂是否終究無法贏過運動比賽」的絕望感——「那是一種跨越語言、超越國界的感動，無關你是否清楚競技相關的知識，運動員在場上純粹只用身體來表現，就能讓整個體育館深陷在感動的氛圍中」，這種認知令他突然產生了一種「我所做的『娛樂』和『運動』所能帶來的感動根本不能比」的恐慌，也正因此，想要在自己的娛樂表演中，「給大家帶來猶如觀看運動比賽時，所掀起的那種無法預測的感動」，成為了福山雅治為自己設下的全新挑戰。

杯酒當歌賀新歲

飲用。各位從中可品嚐頂級梅洛 (merlot) 的特色。老色丹 (Vieux Château Certan) 近年表現出色，去年十月在酒莊中試了 2014、2015 及 2016 年，都是那麼美味。周伯通 (Château Branaire Ducru) 不容錯過，最近試的 2015 年，果味超級純淨、香氣四溢，是新春飲宴中的佳品。太保 (Château Talbot) 保各位太平，1990、2005 及 2009 年都是十分可靠的聖朱利亞酒，我尤其喜愛 2009 年，超值。飛龍世家 (Château Phelan Se-

gur)，寓意「飛龍在天」，它的一九九六、二〇〇九及二〇一五年都是性價比極高的好酒。三、意大利及西班牙酒莊：安東尼世家的太陽園 (Antinori Solaia)，寓意「陽光普照，精神爽利」。好的年份包括 2007、2009 及 2013 年。西施佳雅 (Sassicaia) 祝賀各位女士美麗優雅，一定要飲杯了。二〇〇七、二〇〇九、二〇一三及二〇一五年都是高分之選。四、新世界：

醫療水平越進步，要做的體檢越多，一是設備先進了，二是大家身邊有了餘錢，三是科研不斷有新發現。

一般來說，做體檢當然沒什麼壞處，早發現早處置，總好過問題大了才察覺，到時張皇。但體檢也不是絕對沒有風險的，有的風險還很大，那就有一個時常要碰到的問題：做還是不做？有朋友就因為擔心風險，自己年紀又大了，即使醫生勸告他做腸鏡，他還是放棄了。

五六年筆者也做腸鏡，做完沒事，醫生說一般你十年後再做就可以了。可是最近醫生又勸告再做一次，說是現在的標準是五年檢查一次。

可能最新的研究證明，十年間隔太長了，有可能發生腸的病變而無法得知。有朋友從不做體檢，說是該來的還是會來，來了就去對付。早些年筆者口腔發現腫瘤，緊張了一陣，做了手術後癌細胞未擴散，算是萬幸。但另一位朋友口腔也一直有一粒腫瘤，甚至比我那粒還要大，已經表皮發黑，但他不當一回事。勸他去做一下手術，取出來腫瘤做做化驗，該手術就切掉它，以絕後患。朋友好整以暇，說等它長到足夠夠我性命，我也差不多了。他至今沒事。

反而有的人，年年做體檢，最終卻百密一疏，突發惡疾，不久於人世。

做人之難，連體檢也不好拿主意。

飲茶集 斯人 逢周日見報

奔富 (Penfolds)，寓意「奔向富貴」。它的 Grange、St Henri、RWT 及 707 都是春節佳選。托布雷 (Torbreck) 的領主 (Laird)，祝願各位成為大地主，其二〇一二年是一百分的酒。德倫堡 (d'Arenberg) 的 Chester Osborn 是笑口常開的莊主，旗下的 Coppermine 是性價比高的好酒。艾德頓 (Elderton) 的統帥 (Command)，希望各位做個大元帥，巴羅莎谷頂級的西拉酒。(下)

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8@gmail.com 逢周六、日見報

靜下來的興奮莫名

或許是時日累積而來的智慧。大家從過年前的準備，到年初一、二的密集式活動，來到年初三，大家最需要的是休息。否則，身體到了極限，脾氣當然不見得好，在熱鬧中引起衝突也是相當合理的事。

可是，難得年初三是一天的假，我們這些受到公眾假期擺布的城市人，又怎會放過聚會派對的機會呢？

如是者，農曆新年後的第一個周末，對我來說，實在重要。因為這個周末，才是讓我身心靈意識到過年與日常分隔的那一條線。這個周末之前，我過了近一星期的忙亂，這個周末之後，我的生活要回到了我本來的規律。

因此，這個周末，我會做什麼呢？美國導演大衛·連治 (David Lynch)

在他著作之中，曾經談及他的創意之道，他說，自從一九七三年以來，「從沒有錯過一次靜坐，我上下午各靜坐一次，每次約二十分鐘，然後去忙我的事。」靜坐的信仰與科學，我姑且不談，但靜的重要，卻是我所追求的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靜，就是休息。

如果忙碌的一天，需要兩節二十分鐘的靜，那麼，忙碌一星期後的今天，就讓我們靜下來、慢下來，享受沒有行程、沒有活動的一天，以感覺靜下來的興奮莫名。

普通讀者 米哈 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 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詩皇爭霸

主，趙翼評價他「最為丑穢」，「兼齊文宣、隋煬帝之惡而過之」。但卻頗好風雅，看到柳永詞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」句，便立志要「提師百萬臨江上，立馬吳山第一峰」。

完顏亮有一首《題扇》詩：「大柄若在手，清風滿天下。」辭義俱工。後來有人將該詩按在幾百年後的女真首領皇太極頭上。的確，若是出自清朝皇帝之口，則「清風滿天下」之喻更為貼切。後來有一位倒幕的徐駿，不就是因为一句「清風不識字」丟了腦袋。

在眾多與漢族政權征伐對抗的胡族中，相比較匈奴、鮮卑、突厥、回鶻、契丹、党項，女真統治者的漢化水平是最高的，從金到清皆如此，金章宗一筆一畫摹寫宋徽宗的

瘦金體，康熙、乾隆的儒學和文學造詣更達到許多漢族帝王都難以比擬的高度。

而有些胡族帝王就難脫腥膻本色了。史思明與安祿山一樣慍悍勇猛，心狠手辣。安史之亂中殺安慶緒，自立為大燕皇帝。他沒有什麼文化，作詩都是打油的水平。譬如有一首「三月四月紅花裏，五月六月瓶子裏。作刀割破黃袍衣，六七千個赤男女。」初讀令人發笑，但仔細琢磨後兩句，倒很有符合其性格的邪魅氣息。(三之二)

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@gmail.com 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姑姑應該退休了

姑姑跟我說，她昨天夢見她大哥了。姑姑的大哥就是我的父親。父親去世已經三十多年，我總是夢不到他。我總是夢到那些我不想夢到的人。我做了那麼多的夢，為什麼一次也夢不到父親呢？而我的姑姑，她就總能夢到她大哥。我對於有我父親出場的夢，充滿了好奇：

「一早上，我大哥我大嫂就進院了。我說大哥大嫂上炕坐吧！就低頭給我哥脫鞋，我哥穿的是紙鞋，就是那黃表紙做的。鞋頭還是尖的。我說這鞋能結實嗎？他們誰也不說話，我就醒了。後半夜我都睡不着了。我尋思着這是我哥跟我要鞋來了。」

從姑姑的夢裏，我獲悉了父親的生活狀況。這讓我很高興。可以盡一點孝道。我說老姑哇，那鞋，我去買。你告訴我買什麼樣的？多大號碼的？姑姑說，就買那種黑布鞋

就行。四十二號。我從來不知道父親穿多大號碼的鞋。他去時我十歲。四十二號，我推算出父親的身高應該是一百七十厘米左右。姑姑做這個紙鞋的夢，離七月十五日（中元節）就差不幾天了。我買好一雙四十二號的黑色布鞋，和哥哥姐姐們一起去給父母上墳。把那鞋在墳前燒化了。這樣我父親就能收到鞋了。送完鞋好幾年了，我還是一次也沒能夢到父親。這導致我不能知道他和母親都缺什麼。我該做點什麼。

我現在隔一段時間就給姑姑打電話，先問姑姑的血壓，再就是向姑姑打聽父母的近況。姑姑總是有新的消息告訴我：「我昨天去了。你爸你媽都在家。你媽還給我做飯吃：大米飯，鹹鴨蛋。就是飯桌的一條腿壞了，用磚頭墊着……」

「屋地有水，八成是房子漏雨了……」這麼一看，我爹我媽生活得挺困難。他們不僅僅是缺錢。打電話給弟弟，告訴他老姑說爸媽的房子漏雨了，是不是上面有鼠洞？我弟弟拾個鐵鉤就上墳去了。回來告訴我，是有鼠洞，都蓋好了。

我姑姑已經很老了，又有病。應該讓她好好休息了。我希望我爹媽再有什麼事，直接託夢給我。我年富力強，差不多的事都能辦到。

後來我對姑姑說，老姑，你要是再見到我爹我媽，就跟他們說，有事便直接找我。

格外 格致 jilinzhaoanping@163.com 逢周日見報